今天：趙府迎賓賓至如歸

七十五分鐘的港台航空，不比現在的九龍羅湖更快，但比不直達深圳直通車快。小二偕同她大弟趙孝中，一輛大客貨車奔馳、和一輛「多約她」房車來接機。介紹之下，這趙孝中是個高中二年級的壯碩青年，剪的是平分頭，動作有禮，晒成了淺棕色的皮膚。我同彼得推兩手車出來，歡然相見。兩個司機快手快脚將兩大箱與大大袖行李，裝上了奔馳兩用大車。孝中同我一見如故，說：

「大哥，寧給兩位跟我坐大車怎麼樣？」

我欣然跟彼得上了奔馳，小二陪三位女賓乘「多約她」房車，由桃源機場很快上了快速公路，行郊外直駛天母鎮。快到八十英里，我們揮後。沿途快速道樹木已長高，其「亞熱帶」氣息，濃於香港九龍。

台灣只有昔時隔離的三個府，一隻南北草幾形的山島，由台北向南直線沿兩海岸到高雄，現在快巴士只四小時，電火車不知怎麼回事，還是三小時半上下。

果然趙家的天母園居，頗似水滸傳的柴大官人的莊園，並無圍牆，而是很精工的粗竹籬，一條支道通大門，車直入園，駛到一座白漆有寬大窗子的洋樓前。小二的母親和小弟等已在等候，這一陣熱鬧，同時也是一陣說笑，朵娜過去向望之不超過四十歲的端莊夫人親熱，嬌呼「乾媽」，然後一齊入正堂屋，進入右手大廳，小二和朵娜忙着介紹。趙太太向我們一握手，到我時便道謝不久前的禮物，而且向我眉宇間笑着凝視，連連說：

「多謝，歡迎，好極了，好極了。」在朵娜介紹小翠和雷白卡時，夫人說：「個個同天仙一樣，可了不得了。」小二的小弟剛去年入初中一，才讀完一年。名叫孝强，着運動短褲、短白恤衫，沒他哥哥壯大，却秀氣內斂。朵娜介紹時說：「由小到中學，已經七年考第一了，沒見過第二呢！」

這孩子乖乖地躺躺，並且告知朵娜說：「爸爸在廠裡開會，來了兩次電話了，說今晚上在東海樓等我們，跟大家見面。」這時大客駛後半已擺上了茶點，朵娜和小二請大家坐，趙太太張羅着道：「先喝點咖啡吧，午飯兩點吃。」又對朵娜說：「耐乾爹今朝廠裡開會，體拜大下午放假，可以到齊。今晚請各位在東海樓接風，剛開張十多天的成都酒樓，是川蘇廣東菜混合新派，你們香港人，講究口味，試試看。」於是大家用茶

一六八：只和你

「費經過海面的水蓄輪，向他們投射白光柱。不曉得是探索非法入境者，抑或故意戲弄偷情情侶？他和她快速坐在沙灘上。

等水蓄船開過去，他說：「剛才的情形，如果讓私家偵探拍照，宜揚出去你——」

「怕什麼？」歡闖故作輕藐。

「關家掌權媳婦的名譽與地位，你就不顧存嗎？」

此語在她的思緒裡發生作用，默默地坐在那裡好一會。

他說：「我想沒什麼人要對付我？」

看着遠海的點點漁火，他說：

「嘉權就會。」

「他還有臉做這樣的事？」

浪潮聲。遠處船隻經過的馬達聲。

「忘記佩擅於此道嗎？爲得到錢財，連爸爸的床上照片也像拍。」

「卑鄙的傢伙！」她冷冷地透口氣。

「所以，你得隨時注意……他才不忿氣爸爸和他一刀兩斷，財路沒有啦！」

寒月照耀下，她聳了聳肩，說：

「你的提議也許是對的。」

「最近，他的影片很賣座！」金火嘆一口氣地說。

「可威風啦！他特別差遣別人送十幾張贈券到汽車行來。」

「你和嘉菲都捧紅場啦？」

她點點頭：「是一部色情影片，看了令我作嘔。」

他低頭不說話，心想自己看那部影片，雖沒有作嘔，但在心裡不舒服。琦酒，擁有這名字的女郎，實在是太複雜、太多種面貌了。

「影片賺錢，在最近，他不會思量謀寧關家財產的。」他道。

「他能謀寧嗎？」歡闌反問道。

「我說過，他會用非法手段。」

「聽你的，以後我會小心，金火，別以爲我冷冷地透口氣。」

「別以爲我會不羈浪漫，不，我只和你這個舊兄……以後我也是只有你！」

一五一：不能這麼窮

當阿芳直新走回居內時，薛雲英就開門見山地說：

「阿芳，你們那間夜總會還請人嗎？我想你介紹我去。」

「你？……」阿芳瞪大雙眼看着她，有點驚異似的。

阿芳大薛雲英四歲，在她眼中，薛雲英還只是個未成年的小女孩。

「是的，我想找工做。」薛雲英點點頭，小聲道。

「你爲什麼不唸書？」阿芳問。

「我不想唸了。媽媽也需要我賺點錢帮忙。」薛雲英說。

「不唸書，將來你會後悔的。」阿芳的神色有點黯然。現在，她就因爲自己過去沒多唸點書而後悔呢！

但是，薛雲英根本就討厭唸書，而且，她也未到懂得後悔的時候。

「如果家裡需要你帮忙，那沒話說。」阿芳瞥她一眼。「夜總會什麼時候都在請人，有人來，有人走，就像走馬燈似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介紹我去好嗎？我想試試。」薛雲英說。

「好吧！」阿芳終於點頭。

聽薛雲英說要到夜總會去當女侍應，母親有點不高興。

「你要找事做，我不會阻止你。可是，爲什麼要到夜總會那種地方去呢？」母親說，「你另外找份別的工不行嗎？」

「我想賺多點錢帮你忙，咱們不能永遠這麼窮的。」薛雲英反問：「不到夜總會去，我能做什麼呢？」

母親一時語塞了。

四八：飛去曼谷

阿明日：「麥仔，你即是話我地當你冇到，咁講唔啱，你亦係設東，如果你反對，可以提出。」

麥仔日：「我不便反對，原因係銀紙你三位出，我不過出力，但我認爲，做生意要計下成本，如果爲兩個拳師冇法子來，要去一次曼谷，幾個人來回旅費，加上交際應酬，使幾萬銀閉閉地，然否？」

胡雲曰：「麥仔，有一點你諗唔到，我忠疑有人搞鬼，這個世界，冇鬼不會死人。」

阿明日：「然也，我地並非玩一次就算，要玩落去者也！」

阿森日：「等電話不是辦法，只有快打慢，直接去解決好過。」

麥仔日：「既然大家咁講，睇下師傅意思。」

胡雲曰：「去下亦好，我亦好担心。」

胡雲馬上打電話訂機票，一共四張，準備次日起程。

四八：一頓豐富早餐

果然巧手，李小姐利用雪櫃的食物，弄了頓爲豐富的早餐，有蒸蛋三文治、牛奶、咖啡及煎小香腸，還有一盆雜朱湯。

「好豐富！」唐大衛讚道。

「我以前做過餐室的水吧，所以做起來就輕而易舉。」李小姐微笑地答。

「我有資格做你的主婦嗎？有空我來下廚，給你弄午飯或晚飯。」

「那我太有口福了！謝謝！」

「只可惜我是『黑市』太太，多是晚上有空，今早能來，只此一次，下不爲例。」

「那太令我失望了，希望能改變。」他說。

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，她心中感到無限安慰，自心中笑出。

「你怎麼不吃？」他問。

「我不餓——我已吃過了。」

「你剛才不是說要吃的？」

「我騙你的，怕你不准我去弄，所以故意說要吃。」

「你眞是用心良苦，太令我感激了。」

「別亂扣高帽子，吃吧！」

「我一個人吃，不是味道，好歹也陪我吃一點點嘛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吧——」她拿起叉子。

十七：引致島民不滿

本來，潘耀光在島上行醫，一向相安無事，他以爲與島上的居民相處得那麼好，人們絕對不會出賣他，向警方告密，控告他無牌行醫。不料這種事情也出現在他的身上。那是因爲，在這一段時間中，警方受到很大的壓力，好像非要對大陸醫生趕盡殺絕不可。

長洲是個離島小市鎮，潘耀光醫生一被警方拘捕，消息馬上傳遍整個小島，不少熱心人士聚集在一起，商量對策，設法營救。一些心急的居民，直接走到警察派出所去，找警長當面理論。

人們訴說在公立醫院診症的種種不便，要長時間排隊，而且服務態度不好。

他們指責醫長，如果他拘捕了潘醫生，令他無法再在長洲開業，今後有人病了，就找他醫治，如果萬一有人因此死亡，就要他負責。

警長只好向居民解釋，他是奉了上峰的命令，才這樣做的，其實他也不想這樣做。這是萬不得已之舉。

經過島上居民的理論，警長便把居民的意見轉告警署。

因爲潘醫生被拘捕後，沒有留在長洲，而是解到總部落案。

總部聽到警長的報告，認爲民情激憤，恐怕引起大變，不敢過份爲難潘耀光。而在這個時候，鄉紳廖貴全也出面向有關衙門求情，這麼一來，潘耀光就繳交了五百元保歇，担保出來候審。

審訊之日，地點雖然不在長洲，而在新界大埔，但仍有不少關心這件事情的島上居民，前去聽審。

結果，法官輕判罰歇五百元，却留下了案底。

經過這一場挫折，使潘耀光也覺悟到，郭亞明的做法有道理，一定要爭取合法行醫的權利。

蜂風語言

偏繆

慳番啖氣

投訴兩巴個案下降。
因爲講咗等於冇講。

花錢更多

母親節之後是父親節。
父母多了個花錢日子。

倒吊荷包

據說港府今年宣傳重點是勸告市民不要吸烟。
有否考慮稅收減少？

心關

七之錄實淋漓代現 倉擂

田長歌

陽之間

晏華

七之錄實淋漓代現 倉擂

田長歌

香林風暴

主方

短篇小說——「癲佬」外傳

陳不諱

八：「科里」與經驗

愛逆水行舟的馬永才說：

「周泉，難道你敢說，李剛完全沒有機會嗎？剛才曾小姐不是說，入選要具備一般的資歷麼？」

「正因爲這樣，我才投李剛一票！」周泉說。「什麼叫做『科里』——資歷，李剛的『科里』及不及得上白志偉，我想，大家都是心裡有數的吧？就是在我們全體普通文員之中，白志偉的『科里』也是首屈一指吧？」

「『科里』不等於一切！」馬永才說。「而且，什麼叫做資歷，資歷是不是就只等於『科里』，再沒有其他？」

周泉傲然地說：

「你說還有什麼？」

馬永才說：「所謂資歷，除了學歷之外，我看，更重要的，是工作經驗，看職工的學歷，學歷是死的，僅僅看職工的學歷，必然不會一個有工作經驗的人，才容易變通，也才較爲靈活。如果說到工作經驗，我們這裡有三位是工作了十年以上的，陳思平就是其中一個！」

我？

怎麼會寄到我的頭上？

我絕對沒有想過，我會有當上「副總經理」的一天！

這時候，白志偉說話了：

「我根本沒有興趣當副總經理，你們用不着瞎猜了！」

這算是什麼話！

十四：陣上定情

石鎮文・秋厚畫

三才書生心機奸狡，恐陳萬里匿在寧外，趁自己出去時，暗中給自己一刀，因此猛然停住，翻落地上，這時候，他才發現上官揚武的身體倒在乾草堆中，屋內不見有其他人，大概主人因躲避戰禍，出鎮逃難去了。

三才書生待聽到外面有聲音方穿窗出去。

原來陳萬里與青雲殺了上官揚武之後，因口渴難當，因此拉着屍體到灶房找水喝，恰在此時三才書生等入屋，兩人不敢久留，匆匆離開。可是穿進一條小巷，便不巧來了一隊瓦剌兵，兩人連忙又飛上一棟平房的屋頂，而金鑫和岑高亦已追至，兩人沒奈何只好同身並肩迎戰。

青雲肩骨碎裂，行動大受影響，稍一用力，便疼得他汗出如漿，迫得由陳萬里接下絕大多數的攻勢。開門了幾招，又聞一道尖銳的嘯聲响起，三才書生已如飛而至。

陳萬里叫聲苦也，青雲道長忍住痛，將眞氣運至右臂，準備作最後一擊，急道：「少俠快走，待貧道來阻擋他們！」

陳萬里如何肯在此種情況下棄他不顧？慌忙道：「道長小心！在下絕對不會離開！」

金鑫大喝一聲，一掌望陳萬里擊去！陳萬里見他來勢洶洶，連忙偏身一讓，不料青雲在他身旁竄出，抬臂迎了上去，但聞「蓬」的一聲巨响，兩股掌風相觸後，兩條人影迅速分開，連陳萬里、三才書生和岑高亦被震開一步，斯時三才書生正全力攻擊，被掌風波及，失去準頭，陳萬里逃過大難，暗叫一聲僥倖。

與此同時，只見小巷裏一條人影如大鵬飛來，人未至聲先至：「住手！」餘音尚在耳畔飄盪，屋頂上已多了一個人，那不正是鄧維友？陳萬里大喜，叫道：「四師父，來得正好！」

鄧維友一聲不吭，揮刀挑開岑高的鐵拐，邊又發出一道長嘯。三才書生聞說此人是陳萬里之師父，科其武功必在陳萬里之上，又見他發嘯，似在通知同伴，急道：「金掌門，快收拾這兩個傢伙！」（三九三）

無聲的歌恋

文・牟子　畫・家岑

我和他也是普通朋友

「那夜你回來得遲。」

「我告訴過你了。」

母親不再作聲。下午，劉蓮蒂接到王大衛的電話：

「我買了那本周刊，文章寫得好。」

「太棒我了。」劉蓮蒂說。

「你確是色藝雙絕。」

「你也捧我了？謝謝！我對自己的歌唱並不滿足……」

「元旦卜書滿足嗎？」

「下流！你此刻不忙？」

「就快忙了，拜拜！」

劉蓮蒂收綫，母親問是誰，答道：

「李先生在曼谷，不是他打長途電話來，是大衛打來的，和他也是普通朋友。」

「誰不普通？」母親聲調加强。

「眡有亨利，我什麼都對你坦白了，你再要審嗎？」

「我沒非審你，我們全家都有錯。」

「如果我嫁與李先生呢？錯不錯？」

「你已經不是處女，如果李先生眞正要娶你，我們都贊成。」

「你不以爲這位女婿太老嗎？」

「李先生和我上床你未必反對？即使他不和我結婚，因爲他會付代價？」

「你不要以爲我要女兒去作娼妓？」母親也有些憤怒，臉色白了。

劉蓮蒂不再說什麼。這天她到「聖安娜」，楊太也提到周刊上對她捧得厲害。

明天下午，劉蓮蒂帶了一本周刊到老師那邊，老師先提到買了周刊，學生也不獻上。她練歌既早，老師提到要與她同走，她們後來同搭巴士，老師比她早一站落車，老師不提去何處，學生也不問。回家，母親告訴她李先生來過電話了，晚上會到「聖愛娜」。（一九九）

"燕牌" 罐頭

由湖北省土產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的"燕牌"罐頭有"糖水蓮子罐頭"，"蓮蓉罐頭""琥珀桃仁罐頭"，"咸桃仁罐頭"等．詳備目錄，歡迎函索洽購．

燕牌 SWALLOW BRAND

中國土產畜產進出口公司湖北省土產分公司
地址：中國武漢市漢口江漢北路8號
電掛："PROWUHAN" HANKOU
電傳：40113 HBNPC CN
電話：27821 轉 2727

TUHSU

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廣東省分公司

Over 30 Years Of Trading Relationship
Makes Us Good Partners ...

For we have been trading worldwide with all kinds of textile materials and fabrics. We have a reputation for quality and efficiency, that makes us a good partner to many overseas traders, and we hope you will be one of our partners too.

China National Textiles Import & Export Corporation
Guangdong Branch

Address: 63 Wen Ming Road, Guangzhou, China
Tel: 331750
Cable: CANTEX GUANGZHOU
Telex: 44371 KTTEX CN